獅子吼

碧鴻

南京書店發行

21

王平陵作

獅子吼

南京書店發行

侯序

我的朋友王平陵先生寫了一册詩集獅子吼，讚美抵抗的戰爭，歌頌淞滬及東北等處抗日奮鬥的健兒，我讀了一遍，血脉裏湧起一種新的奔躍，令人想起那德國愛國詩人柯奈 Korner 的詩來。現在我就把柯奈的一首名作喚起譯出來代序。

快點，起來，我的民衆啊！
戰火的信號冒出烽煙了，
從北方雪亮地炸出自由之光。
你應該把鋼刀深刺進敵人的胸膛；
快點，起來，我的民衆啊！
戰火的信號冒出烽煙了，

禾苗正黃熟了；
收割的人們，不要延遲啊！
至高的敬禮，最後的敬禮，
全在我們的寶劍裏。
把鋒刃嵌入你忠義的心坎裏啊！
替自由打開一條大路啊！
洗乾淨這塊土地，你的德國土地，
要用你的鮮血來洗啊！

這不是兩國君王的征戰，
這是抵抗的戰鬥，
這是神聖的戰爭啊！

公理，道德，仁義，信約，良心，
通通被那強惡從我們心中刼奪去，
要用你的自由，凱歌，把牠們救回來啊！
你的老人的嗚咽聲對你高呼說：
你要醒起來啊！
你那殘毀了的房屋頹垣也說道：
要認識那些敵寇啊！
你的女兒被汚希求要復讎，
你的兒子被殺哀求要流血。

打碎你的犁頭，丟下了斧鑿，
拋開了豎琴，棄掉了機棱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有個人立在飄着我們軍旗的對面地方，
他很願意看見他的民衆全身武裝。
爲的你將建造一座偉大的祭壇，
在他那自由的永久曙光裏面；
你將揮動你的劍斬截方石，
那些戰死英雄都是這聖殿的牆石基石礎。

* * * *

上天輔助我們，恐怖地獄該當退後了。
上前去！勇敢的民衆啊！
上前去！自由向着我們高叫，上前去啊！
你的心英烈地搖躍着，
你的橡樹英烈地矗立着，

你的屍體堆積如山有甚麼要緊呢？
高高豎起那自由旗幟在屍體上面啊！
但是，當你將來，我的民衆啊！
那幸運用你的光榮往事的神聖圓光，
與你加冕褒揚，
那末，切莫忘記你那些忠貞的死難者，
還要準備我們的橡樹冠的寶匣啊。

二十一年四月

侯佩尹

顧序

我們中華民族已到了危急存亡的生死關頭，內憂外患，交相煎迫，雖經幾次三番的革命，而民族的弱點愈益暴露，政治日趨岐途，人民困苦顛連，善良者坐以待斃，強悍者流爲匪寇，目暮途窮，而當局者猶復忍心搜括脂膏，爭權奪利，貽外人侵凌國土之口實，喪心病狂，莫此爲甚！文藝家本是民族的靈魂，民族思想和情緒的喉舌；際此國破人亡敵氛猖狂的時期，文藝家目擊亡國慘痛之將臨，安有不攘臂直呼，希冀喚醒同胞於酣夢之中，作民族生存最後之苦鬥！他們的呼聲中充滿着血淚。他們要在無可如何中作最後之掙扎！他們明知無望，但依然是竭盡最後的熱血，作螳臂擋車的犧牲；他們明知已病入膏肓，但不惜再打一下最後的強心針！中國的確是無望，也許這點精神的保留，就是唯一的希望罷！

王平陵先生在這本新著的詩集裏，首首都抱着這種精神來寫的。王先生的熱血，王先生的勇氣，在我初讀他詩稿的時候，已感到極度的興奮；我希望這些盪氣迴腸的行軍歌聲，熱血沸騰的愛國小詩所激起的興奮能傳遍到全國，能堅持到永久，那我們中華民族，總有吐氣揚眉的一日！

顧仲彝

一九三二，五月，上海

自己的話

△算是一篇自首的供狀

我不敢僭稱是詩人，我所寫的不像是詩。哈立脫 Hazlitt 說：『詩是想像與熱情的言語』。開孛兒 Keble 說；『把敏銳的感情和豐富的想像迸洩出來就是詩』。麥高萊 Macaulay 說；『詩是書家依着色彩去創作的地方而依據了言語去創作的一種技術。』假定，有人要執着這些標準語衡量我的詩，那我是萬分夠不上。我祇是把個人在這一場抗日鬥爭中所能體驗到的苦痛和悲哀，採取一種適當的語言的形式，如實地暴露出來罷了。像這些東西，是不會有生命的。不同路的人這樣說，同路的人也許是這樣說，我憑着我的『自知之明』，也是這樣說。不管，我還是寫我的。

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到站在什麼立場？打算捉住着那一類的

中心意識？竟有人焉，肯不憚煩地把牠歸納到什麼立場，什麼中心意識時；無疑的，牠的命運定是十分的不吉利。在這裏，我可以先搜集一些比較用慣了的批評的術語，給我們的批評家，尤其是藝術的至尚主義者，爲大家的革命文藝者，隨便地使用。就是：我的詩，是不革命的，思想落伍的，低級趣味的，非藝術的，什麼什麼的。

一個劇本的演出，要得着不同樣的觀衆的滿意，是不可能的；一首詩，要得着不同樣的讀者的共鳴，是不可能的。這是理論，也是事實。在Egoism的鬼氣，籠罩着『四面八方』的時候，同情者的『讚聲』，與反對者的『罵聲』，這兩種聲音，實在辨不出有兩樣不同的意義。某一種作品，在站在相反的方向的人，似乎覺得有某一種力量和作用時，就好像自已的法益會大大地妨碍，必然很不高興，很討厭；由這種很不高興和很討厭的心理所發生的聲音，是『罵聲』。同時，必有一種聲音與罵聲相應而生，是『讚聲』。愈能博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讚聲」的東西，必須能聽得到「罵聲」。在某種意義上，讚聲就是罵聲；在某種作用上，罵聲就是讚聲。罵聲，讚聲，與作品的本身，好像都不免有些影響，實在，都沒有絲厘毫忽的損益。尤其是在什麼都要講立場講派別的中國。

「Where are you going ?」這句話，定有許多人在互問着吧?!我很慚愧，不能代爲答覆這些。我所感覺到的世界，沒有像他們那般的複雜，也許沒有他們的清楚。我祇見到許多被壓迫民族的痛苦，正在帝國主義者的「迴光返照」裏，充分地映射出來；我祇聽到無量數被壓迫大衆的悽慘的呼喊；我祇感覺到日子一天天的不好過，帝國主義者的低氣壓，逼迫着我們轉不過氣來。我們的負了重傷的肢體，深深地陷入帝國主義者的圍攻之中，隨時隨地都有停止生存的可能。殘酷的實生活硬把一般公子姐兒們從象牙塔裏拖到十字街頭，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苦痛；但在此時期，仍舊諱疾忌醫，留戀於荒古的墓道，擁抱着美人的骷髏，熱烈地狂吻，未免是滑稽得太可笑了。就算是我們失却反抗的力量

罷，可是，我們還不到氣絕身死，完全熄滅呼吸的時候呢！我們一息尚存，我們是要呼喊的，我們是要掙扎的。

這眞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呵！我在祈禱着這不幸的時代早些過去，讓我好把一般人認爲失去了時代性的『詩骸』，早些送進墳墓。我的詩，是不希望牠藏諸名山傳之萬世的，可是，帝國主義者一天不消滅，壓迫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條約一天不廢除，牠是存在着的。唉！誰願意把棺材裏的屍骸掏出來，陳列在活人的前面呢！爲的是這個不幸的時代呵！

一九三一，六，廿四。

王平陵於上海

前奏曲

是什麼時代？
滾開！你這墳墓裏的死骸！
這世界已沒有你的位置，
快把擁護死骸的幫兇繳械。

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呵！
找尋我們的出路。
不憂慮打敗仗的鬥士們走攏來些呵！
奮發我們的英武。

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
開火！開火！開火！
結果，一千個減九百七十七個，
不算什麼，我們祇少了二十三個。

衝呵！衝向酋長的營寨呵！
底達達，達達底，前進！
殺奔撒旦佔據的帝坐呵！
底達達，達達底，前進！

血鐘響了

多年虛脫了的民族的元氣，
又在火葬着的柴堆裏燃燒起來了。
血鐘響了！
時代不許我們沉默了。

少數人壓搾多數人的勾當，
還是過去年代蠻跡的遺留，
血鐘響了！
眼見着他們一個個跪在時代的面前發抖。

他們所依靠的暴虐的砲艦政策，
正擱淺在行不通的海灘上，
不得不蛻化他們的皮壳了。
地底已發生出偉大的力量。

不必翻開歷史追溯過往，
帝國主義者的幻夢决不會遺忘。
除了用鬥爭來消滅少數人的勾當，
這死灰色的道途上怎不知到何時才能放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